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6年11月13日 星期日 第550期 | 新民晚报 | 责编:殷健灵 赵 美 视觉:戚黎明 编辑邮箱:yjl@xmwb.com.cn

B1

声音,是有轮廓的。刚直,勾勒出它的线条。
声音,是有重量的。坚挺,架构起它的支撑。
声音,娓娓道来,生命的春华秋实,还有沧海桑田。

乔榛,74岁,真正的中国好声音。那是中国几代人光阴里的记忆,成为银幕外的熠熠星光。而这个声音的背后,是老人的九死一生,更是他与他的家人一次又一次面对劫难的清忍与安宁。今日,我们聆听乔榛,听他卷舒开合任天真的声之经典,听他端方清雅亦执着的爱之光华。

乔老爷 爱的热血

正是一个好天气。乔榛在闵行的家,阳光漫漫,迷蒙金色一片。洗洗晒晒,普通人家的日常。卧室在楼上,不过十几级楼梯。乔榛下楼了,走得很慢,走一步,停一步。自从中风之后,左半边肢体便使不上劲。“我们把檀香精油炉点上,这味道特别好闻。”一开口,却叫人有一丝恍惚,仿佛走进了大银幕里。“之前嘴都歪了,现在讲话基本不受影响。声音,要用丹田之气送上来。”说起语言与声音,乔老的眼中有光。

好男儿,热血满腔。乔榛外露的书生意气,遮盖起的,是铁汉本色。

从小,乔榛就是文艺积极分子。母亲是一名优秀的小学语文老师,孩子也从小学得字正腔圆。区级、市级的朗诵比赛,拿奖拿到手软。到了高中,乔榛却打起了篮球,还加入了卢湾区青少年队。教练们格外器重这位个子不高的前锋,他们都说:别看乔榛平时斯斯文文,一到球场上就像猛虎下山。这対立的两种气质,与乔榛如影随形一辈子。“我没想过以后搞体育,也不想搞文艺,那时候我就是一腔热血,一定要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锤炼。”他的大学志愿清一色都是地质学院,北京,天津,长春……

毕业季,学校排演了《我的一家》。底子深厚的乔榛挑起了大梁,这台学生戏在全市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,也改变了乔榛的命运。“正好有上戏的老师看了话剧,然后非常希望我能够去学习表演。”乔榛的父亲是工程师,也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钻研理工科。上戏的教授做足了思想工作,才说服了乔家父子。

顺利入学,毕业后又被当作重点培养对象被上影厂招入阵中,但特殊年代的到来,让乔榛所学毫无用武之地。他被安排进了运输队运送煤渣砖。当被选中参加译制片配音工作时,乔榛幸福得想要大声哭出来。“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不了解配音是什么,只是知道有机会去干一些离学习的东西比较接近的工作。”乔榛的第一部片子是《红舞鞋》。他研究人物个性,揣摩情感语调。1个月的时间,即使没有自己的配音安排,他也坚持留在工作现场听前辈们的演绎。“我彻底迷上了配音。你必须与剧中的角色同呼吸,共命运。”

几经周折,乔榛从上影厂调入了译制片厂。当他40出头成为厂长时,很多媒体都用了“乔老爷上任”的标题,由《乔老爷上轿》引申而来。“我其实并不想当厂长,我就想好好地投入在我的配音小天地里。”乔榛的唯一要求是,在担任厂长的同时,不放弃业务。

他倾心,他沉醉,他挚爱于此,与外国电影人物对话,完成中文语言的再塑造。从《斯巴达克斯》、《魂断蓝桥》、《叶塞尼亚》、《廊桥遗梦》,再至《哈利·波特》,乔榛参与1000余部电影的配音、制作、导演。“直到现在,干起这份已不再风头十足的工作来,我依旧会热血沸腾。”



乔榛近影

乔榛夫妇

不止于中国好声音

◆ 纪寒

乔大哥 爱的奇迹

“大哥,你要干吗?”当乔榛颤颤巍巍地躬身钻到储藏室里想要重启无线网络路由器,唐国妹立即从厨房里赶了出来,身上是油烟的味道。她正在张罗午饭。“大哥,你靠边,让我来。”到现在,唐国妹都叫乔榛大哥。这个慈眉善目的女主人,扛起家中的事无巨细,对于行动不便的丈夫,她满是依恋:“这么多年,都这么叫,习惯了。他是家里的顶梁柱。”

乔榛命运多舛,很早就打下了伏笔。被上海戏剧学院录取后,他和同学们一起在入学前的暑假下乡学农。重活、累活他抢着干,希望用体力劳动作为践行理想的第一步。回到上海,乔榛病倒了。大小伙子患上肝炎,休学一年。这只是他后来疾病缠身的序曲。

恶疾,痛彻骨。
45岁,乔榛被确诊患上泌尿系

乔老师 爱的传承

乔榛是个大忙人。一个月里,总要出门三四次。他各地朗诵,他去传播声音语言的魅力。人们敬重这个从未被疾病压倒的艺术家。他一天要服下六十多片西药,两帖中药。但对此他都轻描淡写,偏偏说起配音与朗诵,变得格外动情。“我就是希望我能够多做一点,多留一点。”

大家都称他为乔老师。不仅是业务上的尊崇,也是人品上的敬慕。在动荡的年代里,刚进入上影厂,乔榛便被任命为专员,为张瑞芳、孙道临这些老艺术家整理材料。“我想不通的是,这些我们一直仰望的老师,怎么一下子就成为了要被打倒的人。”乔榛并没

统的癌症。13年后,相同的部位又一次出了状况。乔榛记得当时正在为影片《再续前缘》配音赶进度。“中午休息的时候接到国妹的电话,一定要我马上去医院。我说有什么大不了的,等我赶完片子再过去。她难得强硬起来,我们甚至在电话里起了争执。”拗不过妻子的乔榛来到医院,立即被要求入院并手术。经过放疗,乔榛觉得中气不错,又有大剧院唐宋名篇的朗诵任务在身,仅仅20天便出院。这一次,“工作狂”乔榛过了不到两年的安稳日子,就遇到了生命中最大一道坎。他感到胸部越来越疼,连正常走路都变得困难。来到医院等待检查结果,却发现医生、家人、同事,一屋子人都在抱头痛哭。“癌细胞已经大面积转移,又动了一刀。”之后是放疗,化疗。他吃什么都恶心,唐国妹翻着

有随波逐流地随意中伤,而是实事求是地呈现自己的所见所闻。他还为被审查的赵丹奔走,希望能将他一天六两的口粮提高到八两。乔榛的提议被接纳了,但也被调离了岗位。对他的批示是:心太软,不适合这个职位。若干年后,张瑞芳写了回忆录。她写到很多人迫害自己,但却在书中打了个括号,特别注明:乔榛同志例外。这大概是对乔榛品性的朴素写实。

乔老师的心思,都在业务上。只要在家,他总会朗诵几段。对于老本行译制片的现状,乔榛用“着急”与“纠结”来形容。“如今译制片不受关注,认知度很弱了。其实译制艺术也

记者手记

陪伴

乔榛,一个太过熟悉的名字。或者应该这么说,一个太过熟悉的声音。
他走过的大半辈子,你可以敬畏,可以唏嘘,可以是很多人某一阶段的缩影,烙着时代的愁思与回望。但在三个多小时的倾谈之后,直指人心的,却是这一家人内在的声音——相亲相爱。撇去雕饰,他们只是彼此陪伴,彼此倚靠,默默地守着对方。任荣耀或患难,坚不可摧。
起初,这只是20出头年轻人的爱情故事。他推着自行车,在人群中擦脏了她新做的毛料裤子。共同的朋友又提供了交流相知的平台。他们发现彼此吸引,又有着相似的价值观,他们走到了一起。后来,这份青春期的爱恋沉淀升腾,也许不再电光火石,却在一次又一次磨难中,变得坚如磐石。
乔榛用声音标识一个时代,唐国妹用女性的深沉呵护着时代之音。她放弃了自己的演奏事业。她一次次把乔榛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并且,要让他活得体面。中风后,乔榛去杭州康复疗养,每天训练都要浸透五六身衣服。唐国妹不放心护工,把所有的照料工作都揽上了身。每天她把每件衣服都洗干净,还要熨得平平展展,没有一天在12点前睡觉。“她连我的手绢都要熨得笔挺。我说国妹你已经很累了,这些事情就不要做了。她说我的丈夫是公众人物,就是病了,我也要让他穿得挺挺的。”
患难与共,不过如此。“其实很多人都说你这么这么伟大,我想说的是,乔榛是我生命的一部分,我只是做了一名传统中国妇女都会做的事情。”
浮世里,他们的故事,倾泻着通透的正能量。陪伴,是最长情的告白。陪伴,是最高贵的品格。
纪寒

花样烧丈夫平日喜欢的吃食,狮子头、烤麸,样样难以下咽。最后,肉糜搭配过桥米线对了乔榛的胃口。

鬼门关过了一回又一回。“没有国妹,就没有我,我的命,都是国妹给的。”乔老有些哽咽,他与一旁忙了一上午才坐下喘口气的妻子四目相对,凝视无语,却分明,情意深重,胜似千言。2009年3月,在唐国妹异常坚决的“勒令”下,乔榛去医院体检。一查,居然已经三度心梗。“当时脉搏30次/分,血压60/30mmHg,立即被推去了重症监护室。要是晚几个小时,人就走掉了。”他装上了心脏起搏器,捡回一条命。“2个月 after,又是中风……”

该是有多强的意志,才能闯过这一关又一关,该是有多深沉的爱,才能始终陪伴左右,不离不弃。“她每天在我面前,总是笑着,可我知道,有多少次,关上门,她把自己用被子捂上,号啕大哭……”乔榛生生死死这些年,书写着爱的奇迹。

是表演的一种。它不仅是桥梁,介绍国外影片,更是通过再创造,弘扬中国语言艺术。我们的天职就是让大家感受到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美的语言。”乔老师的客厅里摆满了各种活动的纪念奖杯和合影。“到各个地方去,总能遇到一些爱好者,大家会一起讨论交流,我也会指导他们。希望有兴趣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。”

乔榛是豁达的。在化疗之后他索性剃光了头发。有一次与尚长荣碰头,他指着对方开起了玩笑:“现在,我也可以入你这行了。”乔老师以此态度走过荣华与劫难。在坐看云起云落的安祥晚年,他仍乐知达观:“也许眼下看起来声音的艺术有些式微,但经典的生命力是无限的。我相信一定会获得传承。”